

一點感慨

廖莫白

所謂年輕一代最傑出的作家

一連兩天，上課下課，除了睡覺，真可說是「發憤」讀完小野的兩本小說，「蛹之生」與「試管蜘蛛」這位以全省文藝創作冠軍姿態出現文壇，並創下短篇小說銷售量的作家，目前前在「社會上」受歡迎的程度，當不亞於瓊瑤。只不過喜歡瓊瑤者大多數是工廠女工，或是高中程度以下的青年。喜愛小野著，甚至大學生也比皆是（其三番兩次接受邀約至校演講，不是明證麼？）這種風潮，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奇怪，百思其緣由，並非出諸偶然，分析小野之所以受歡迎，實有四因：

（一）他寫的小說大多是今日最熱門的題材——大學生的郊遊、舞會、戀愛……這對於大學生成說來，彷彿小說中的主角就是他，對於未上大學的青年說來，憧憬與嚮往的心情，總使他們擺脫不了小野的魅力，使他們不得不掏錢買小野的書。

（二）所謂「文評者」與「讀者來信」的推波助瀾——事實上小野的小說，並非篇篇皆不可

看，有些是還可以的。比如「斜塔與蜻蜓」，但「文評者」所大加讚美者，往往是美者美矣，瀾者瀾矣，例如「棉花糖的滋味」幾篇。再加上「讀者來函」的推波助瀾，無形中給沒有選擇能力的讀者，造成一股錯覺。事實上，不只是小野的小說如此，文藝界的許多現象，也是這樣。

(三)讀者之不用腦筋——因為小野的遣詞用字，節奏明快，尤其他喜用大學生的「俚語」正好迎合讀者胃口。寫大學生者，比比皆是，小野之表面描寫不若林懷民遠矣。就以他兩本小說的全部有關篇章來看，除了「斜塔與蜻蜓」寫的是聯考的肆虐之外，幾乎篇篇皆是漫無邊際的感情渲洩，情節安排也如快板的狐步，難怪讀者都是年輕人了。

(四)由於他崛起的倥傯，與副刊編輯者的錯愛——小野明星式的崛起文壇，並常在中副、時副、聯副刊載小說，我們知道中副的文章向以「明朗通順」為首要，時副、聯副則以高水準文藝作品為號召，他們往往以極大的篇幅刊載小野的小說，不能不說有點反常。

(五)由於他出入大學校園作演講，無形中為自己的小說作廣告，這對於讀者的影響也很大，試想今晚聆聽「年輕一代最傑出的作家」演講，明日買一本他的書來看，這種心理也很平常。

跟小野比起來，目前文壇，真正年輕一代的代表者（代不代表，容後文學史有評斷，不過若純以小說的功能及藝術來論。）于墨、陳雨航、許家石、司徒門等，似乎顯得沉默不少，這對於真正戮力於小說創作的他們，待遇是不公平的。

于墨、陳雨航、許家石現在都有一至二本小說出版了。我們在于墨（爾雅出版：「靠在冷牆上」）的小說中，所感覺到的，不再是泛泛純然屬於消遣價值——「亞當與夏娃」的故事，而是更深的一面，對於失業後的淒然（「解雇日」）更深的對於人類生活上之無奈的控

訴（對於于墨說來，似乎每一篇小說都會出現這種控訴的吶喊吧？）再說許家石的小說（聯經出版社：上昇的海洋）我們也不難從「朝露」、「長門賦」中發現，他所要揭示的種種問題。讀許家石的小說，會覺得小說中很重要的成份——嘲諷，實是他作品中的骨髓。嘲諷運用不當，往往容易淪為輕佻。許家石的可貴，就在於不輕佻。娓娓道盡他的故事，處理小說的冷靜功夫，令人擊掌叫好。至於陳雨航的鄉土小說，如「去白鷄彼日」、「黃昏出擊」，適當地摻入方言，對鄉土的熱愛結實而不空洞。在「土」「丹青」「策馬入林」的作品中，陳雨航更向古典索取題材，試為小說求出路，這種勇於嘗試、超越自己的勇氣，「文評者」不該掩目視而不見吧。司徒門的小說雖未結集，注意他發展的人，也該知曉他也是個腳踏泥土的人。司徒門自息筆一段時日後，風格已然大變，早期他寫偏重鄉土的故事，而後他更細膩的挖掘題材，不再只限於「鄉土故事」，如「虎霸小豹王」中，剖視人性及倫理道德的衝突。現實的殘酷，在他的筆下，就像一把冷冷的淚水。但基於「曲高和寡」的因素。他的小說，也跟前述三位一樣，一直不能廣泛地受到注意。

「書評書目」四十五期，洪醒夫之「讀聯合報小說獎徵文」，所提到有關陳雨航等事，這對於陳雨航、于墨、許家石或許是一記小小的掌聲吧。然而，掌聲有什麼用？我們要的是真正的小說出現於眾人的眼前，我們要真正的「青年作家」來領未來的風騷。「文評者」的責任是引導讀者，若把讀者引向另一錯誤的方向，這是比什麼錯失都大的罪過了。讀者的蒼白時代，應該過去了，小野的小說，應該不會有這麼大的風潮。有，也是文壇上的不幸，令人傷心。這現象使我想起：大排長龍看林青霞電影的觀眾們。短篇小說發展到今日，似有「迴光返照」之感，實在令我們擔憂。